

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第2辑

87  
I11  
47  
2:2

目次

BFO2 123

小说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|
| 蛇挖蛇.....          | 戴良   | 一   |
| 美国月亮(长篇连载小说)..... | 曹又方  | 三一  |
| 臭水沟旁的城堡.....      | 王安伦  | 九七  |
| 不矛盾定理.....        | 欢卓   | 一三二 |
| 女秘书之恋.....        | 张嘉泰译 | 一三七 |
| 金榜题名时.....        | 何崇之  | 一三八 |
| 失去的龙(1—4).....    | 李黎   | 一四一 |
| 诗 歌 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|
| 贝珠泪.....          | 张错   | 二   |
| 卖水果的老头.....       | 陈美连  | 七   |
| 距 离.....          | 杜国清  | 九   |
| 在彩虹的这一边.....      | 夏维   | 一一  |
| 天末怀人.....         | 魏予珍  | 一四  |
| 诗人之逝.....         | 洛英   | 一五  |
| 赠高阳七律一首.....      | 周弃子  | 一六  |
| 依韵酬答.....         | 高阳   | 一六  |
| 上 游.....          | 萧湘   | 一七  |
| 载瓦的老人.....        | 王仁玠  | 二一  |
| 春潮曲.....          | 望云   | 二三  |
| 诗三首.....          | 杜国清  | 二四  |
| 诗两首.....          | 叶维廉  | 二七  |
| 论书绝句百首并序.....     | 郑 蹇  | 一〇二 |

378051

# 地地地

## 良戴

就在南部一座佛堂內，鬧出住持涉案被控，由佛堂收容的精神病患起鬧，成為轟動社會的大新聞時，富雄精神科診療所卻冷冷清清地，簡直可以說是門可羅雀。王富雄醫師站着想坐着，坐着又想躺着，躺下又睡不着，於是又爬起來找電鈕，鐵捲門升起，他又陷坐在診察室的轉椅裏，剛要嘆氣，但卻咽回去了。

今天太陽從西邊出來，居然有病人上門。

廖聖蓮看來只有二十三、四歲，膚色白皙，好像有點神經質。她不愛說話，以致使王醫忽然想起一句話：「無言最美！」這話是誰說的呢？該不是歌德吧？管它呢。

在登記簿上寫「廖聖蓮」三字，以及年、籍、住址、電話號碼的，不是病人本人，而是陪她來的母親廖太太。

廖聖蓮坐在候診室的椅子中，面對着王富雄。她在落座之前，微微皺了皺眉頭，用手絹擦擦椅子，又聞手絹，才把它整齊地摺疊起來，放在小透明袋內，然後收進她的手提包裏。

精神科醫師王富雄，露出職業性笑容，看着廖聖蓮。她的臉是橢圓型，身材瘦小，但她正值青春年華，上衣內的胸部很挺，起伏顯著，雙腿修長，勻稱。

「怎麼啦？」

王富雄和藹地問。像廖聖蓮這種歇斯底里型的精神病患者，不能給予她絲毫不安的感覺。

王富雄是美國哈佛大學學生，修得碩士學位，到去年為止，他還在母校T大授課，他只有三十五、六歲，卻是精神病醫學界的後起之秀。然而，他的意氣用事卻斷送了他的發展正途，因為他和精神病醫學界泰斗蕭楓教授發生衝突，要說他倆是學術上的爭論，那只是表面上振振有詞的理由，事實上是性格方面的不和。蕭楓對他身邊的人說，王富雄在醫德方面有問題，王富雄卻說，單就醫德這一點而言：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！」後來，兩人大吵一場，不歡而散。從此兩人竟同陌路，彼此迴避。因此，王富雄沒有接到下一學年的聘書。

王富雄除了以臨街家產一棟抵押貸款外，更借了不少的債，其實他的計劃並無舛誤，譬如生財啦、裝潢啦、宣傳啦、公共關係啦，加入公會啦，聘請法律顧問啦，參加社會活動啦，義務診察啦，訂購本科和相關學科書刊啦，……。錢的確花了不少，他都一筆筆地記帳，這些都是成本支出。然而，他缺少事務費和必要的週轉金，從開春挨到現在，並未門庭若市，只是稀稀鬆鬆的十幾個病人，有的改請別的精神病大夫，有的壓根兒就不上門了。事與願違，所以他悶悶不樂。

廖夫人的話使他回到現實：

「我女兒有蛇的幻象。」

「啊，蛇！」

廖聖蓮尖叫道，然後渾身顫抖。

「那麼，是看見什麼樣子的蛇？」

「這……。」

五十多歲的廖太太寒勢勢地說。

「她說：她的雙手指頭都變成小蛇，十條小龜殼花！……。」

「嗯？每一隻手指都變成龜殼花，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？」

廖聖蓮仍然不吭聲，她的兩眼現出恐懼之色。

「是九個月前開始的，她每次有這種幻象，就兩三天不講話。而且，茶不思，飯不想，她是我唯一的女兒，未婚夫在沙烏地阿刺伯，我——」

「我了解你的感受。可是，不必這樣緊張，也別耽心。龜殼花的幻象是從什麼地方來，只要弄清楚這一點，不久就可以痊癒了。」

王富雄一面暗中觀察這女病人，一面以極有信心的神色這樣說着，雙手的每一隻手指都變成毒蛇龜殼花，這倒是罕有的病例，國外有類似的病例，但王富雄卻是第一次遇到。身體縮成一團的廖聖蓮，她的雙眼好像永遠不開的一對蛇眼。

蛇的幻象，如果不是來自麻醉藥品的酩酊，那一定是強迫觀念在作祟。王富雄看到她那黯淡的眼神，他露出滿懷信心的微笑，他要把潛伏在她腦裏的蛇抓出來，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。精神科的領域是無限的，不像內科或外科那樣，把病根剔除就可以了。

人腦像兩瓣胡桃，在那曲折的腦皺間，能够藏匿世界上各種的邪惡。而和邪惡鬭爭，就是王醫師的工作、職業，擁有遭受複雜而被奇怪幻覺所折磨的患者，是一種樂趣，尤其是生意蕭條的現在。

「大夫，能治好吧？」廖太太似乎放下了心。

「當然會治好。可是，小姐的心鎖閉着，爲了查出原因，必須放開心胸來交談。」

「可是，她本來就不愛說話……。」

## 貝珠淚

□張錯

### 一、貝篇

那年詩人沉沉一覺醒來，  
窗外的夕陽是異國的罌粟，  
繚繞在夢境似真還幻的東方，  
暮然如電光火石般

栩栩如生閃映在眼前，  
前額禿亮把辮子繞向頸類的蒙古人，  
無垠的草原，天穹蒼鬱，  
草長，雲低，

強弩在背上，矢箭在馬旁，

「在薩納都，一座莊嚴華麗的圓拱宮殿，  
忽必烈汗就這般頒佈命令。」

朦朧新月浸滲着蠻荒之地，  
一名怨婦伏地而泣，  
粗獷而纏綿。

詩人靈活神思如淙淙流水，  
嗚咽的山泉有如鏗鏘的韻律，  
短勁的母音，押着急促的陽韻，  
忽必烈汗啊！

他終於從聖潔的河流

聆聽到祖先們對戰爭的預言！

於是在喧鬧的潮騷裏，  
西方的霸權四散橫行如貝蚌，

「交給我來處理好，我可以做簡單的麻醉分析……。」  
「不——」

廖聖蓮一聽到麻醉分析，立刻就緊張起來。

「不能用藥物來分析！」廖太太說！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，呃……？請等一等。」

廖太太向王醫師致意後，把女兒帶到診察室去。

「不瞞你說，這是有原因的。」廖太太回來說：「我忘記告訴你：她以前也曾看過經神科大夫……。」她似乎難以啓齒。

「對醫師沒有什麼可顧忌的，請說吧。」他搓着手。

據廖太太說，她的女兒是在唸一女中時首次看精神科醫生的。有一天，有個同班同學在教室裏丟了錢，而那時只有廖聖蓮一個人留在教室裏。事實上她是值日，所以沒有和同學們集體去作排字表演。

不！不是在懷疑，因爲沒有人以口頭或態度來表示懷疑。

其實，是廖聖蓮自己懷疑自己。她的性格原本就不是快活的。她雖不陰鬱，卻也是相當的內向。她自己幻想老師和同學懷疑她而精神崩潰了。

她拒絕上學，她的級任老師來作過家庭訪問，問不出所以然，她就是不去學校；無論怎麼說都沒有用。她成天不說話，一直保持着使人耽心的憂鬱和沉默。幾年前，因搭班機在苗栗附近失事的父親，硬把她帶去看精神科醫師，當時就用麻醉分析。利用巴比特魯酸衍生物的麻醉分析，容易引出隱藏在患者內心深處的壓抑和不安。

在麻醉分析醒來後，廖聖蓮發出令人驚駭的尖叫，她猛咬醫師的手，咬得血流不止！父親進去看，女兒撲在牀上痛哭。據她說：在麻醉分析中，這個醫生強暴她。父親見她的裙子拉到大腿，便厲聲詰問醫師。

醫生向她父親解釋：在麻醉分析中有被醫師強暴這種幻想的女性爲數不少，而且有些齒科醫生也常常受到這種無謂之冤，甚至有的醫生還被控告。他是否強暴了她？只消帶她到婦科醫院檢驗就真相大白。

吞噬着東方童貞的版圖——

還有黃金白銀，絲綢香料，和茶葉；

槍炮犀利的堅甲戰艦，

迎波撥浪駛入海港，

飢餓的貝蚌啊！

軋斷擋道的水草，鯨吞弱小的水族；

那年高鼻深目的葡萄牙人，

詭行異服，銃聲如雷，

劍芒大砲，瀰滿山海，

在進貢與通商的藉口中，

造屋築柵，掠買人口，

終於就定居在澳門的浪白濤。

那年呂宋島上，

山富銀礦，樹生金豆，

西班牙人恐慌為敵作內應的華人，

一夕之間，二萬五千商民盡齊鋒鏑。

那年眉髮連鬚皆赤的荷蘭人，

初佔澎湖，屢犯金門，

最後東去台灣，築赤嵌城。

那年最懼怖還是大蚌不列顛，

深沉一如詩人當日的午睡，

焚土成膏，鎖竹為管，

就燈吸食其煙；

罌粟花的血紅，

一大片一大片描繪在中國的土牆，

染得南京的夕陽格外鮮紅，

有一雙孤瘦顫抖的手，轉瞬間

就把香港拱手讓了。

那些年代，

橫行在七海的霸蚌，

繽紛奪目如詩人未及追述拱殿的壁畫，

在起伏翻騰的波濤上，

父親諒解了。

那醫師診斷廖聖蓮懼患破爪病，這是女性特有的分裂症，因憂鬱而變成厭世，產生幻覺和妄想。

因為發現還算早，不久就治癒了。可是，她記得當時的事，所以不喜歡用藥物作精神分析。她是內向的人，可是一旦想做什麼，她就非做到不可，萬一鬧出官司，對女兒對醫生都不好……

廖太太的表情在說——女兒和醫生不必說了，就連她自己也會蒙羞！

「唔。原來是這樣的。」

真是麻煩，王富雄心想，心理疾病不靠麻醉分析或醒覺分析，要查出病因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如果在談話中能得到些啓示還好，但是憂鬱症患者往往像蛤仔一般地緊閉着嘴巴。縱然說話了，深藏在意識中的疾病，隨着言語和語意一起出現的機會，更是少之又少。因為假如會出現，那麼根本就不會變成壓抑了。

「不能使用藥物，那就只好靠談話——」

「拜託，千萬拜託！」廖太太懇切地說：「這樣會增加你不少的麻煩，可是——噯，總之，一切拜託。」

「也只好這樣了，我試試吧。啊！呃，除了雙手的手指變成龜殼花以外，還有什麼其他症狀沒有？」

「她害怕，不說話，沒有食欲。」

「那麼，蛇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，妳知道嗎？」

「就是這一點很奇怪。她在街上人行道上走着時，有男生盯着她看的時候，或是有男人在她背後走的時候，手指就會變成龜殼花！」廖太太駭怕地說，

「是路上的普通行人嗎？」

「嗯。有一次她面色優白地跟我說，有男人跟踪她！」

「跟踪？」王醫師滿臉疑惑地探身向前。

「事實上只是那個男人走同樣的人行道而已。這是不是叫迫害妄想？」  
「是——」王富雄醫師微微領首。

有雙鷹和單鷹的旗幟，  
有黃色和藍色的旗幟，  
有米字和花般的旗幟……

## 二、珠篇

今夕何夕，與你携手共賞暮靄的山林，  
使人不禁想起詩人夢中的景緻——  
蒼綠的古森林，  
豁然一道鴻溝斜割山嶺，  
橫呈出一大福青翠的香柏杉！  
如此古樸的景象，  
召喚回那些垂鬚榕樹的童年，  
從風順大教堂開始，  
緣着總督府後花園的蔓蘿，  
伸向下豆月的海灣，  
花白的青堤石，  
（仍然勇敢地伸向海心，）  
佝僂的老樹，  
黃濁的珠江水，  
歸舟背後下沉的夕陽，  
彷彿訴說着同一樣的歷史，  
同一樣的變故，  
年代的成長，  
歲月的消逝，  
不同的只是人物的遞換！  
那些青少年的夏日，  
有很多從八角亭圖書館的花園開始，  
那時我們頂着烈日，  
踩着車子從南灣到黑沙灣，  
繞過媽祖廟，直上主教山，  
那兒，我們携着手，

「第一次看到蛇是九個月前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。那是她參加朋友結婚典禮的第二天，也定是去年十月十五那天，當時她在一家公司學電腦，她一回家，走進房間就大叫一聲。我立刻跑進去看，她雙手這樣用力地伸出去！」她臉色蒼白地做手勢。

「當時房間裏的情形怎麼樣？有沒有跟平常不同的地方？」

「沒有。」廖太太搖搖頭：「稍早的時候，我曾經找過東西，所以有點凌亂，可是並沒有什麼不對勁的……。」

「前一天的結婚典禮，有沒有發生別的——」

「也沒有。那天吃完喜酒後，她和朋友一起去茶藝館聊天，晚上十一點左右回來，可是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——」

「晚上十一點左右？！不怕遇到搶劫？」

「她搭朋友的便車，下車後很近——」

十月十四日午夜十一點——

王富雄醫師壓住緊張的心情，強裝微笑，向廖太太點了點頭。

——十條小龜殼花毒蛇？！

第二天早晨，中央圖書館一開放，王富雄就迫不及待地去期刊室查閱舊報的合訂本。

翻到去年十月十五日那天的報紙時，爲了鎮定心情，他深深吸氣，緩緩吐出，然後，他低下頭來看。一眼就看見社會版的頭題新聞，標題是：

「銀樓老闆家中坐，

蒙面強盜大洗劫；

搶走鑽石價值一千多萬元，

支票未動現金外幣一掃光！」

新聞顯示：被搶的林超羣，是聚豐銀樓老闆，今了五十多歲，住在敦化南路高級住宅區。爲了談生意，當天他從在中山北路的聚豐銀樓帶出了時價一千多萬元的鑽石，有意收購的主顧，不肯紆尊屈貴去銀樓看貨，所以他就去對面的住宅……生意談妥了九成左右，然後辭出，當天晚上他把鑽石帶回家。本來他想回銀樓去，把鑽石鎖在地下室的特別保險櫃裏；可是他當時卻帶回

越過柵欄，面對河流對面的土地，大聲呼喊：

「喂！中國！」

可是西方人懼怕的只有忽必烈汗，他四散飛揚的辮髮，兇惡如炬的目光，赤黃如琥珀的烈酒。

而我們不過是望夫山下的沙石，爲馬蹄踐踏，槍炮蹂躪，

慢慢我們變得細嫩光滑，

我們坐油麻地小輪去離島，

坐氣墊水翼船去旅行，

坐電氣化火車去遠足，

我們坐在地鐵滑溜溜的長椅上，

外面黑漆漆的一片，

心裏空白白只管思量着去處。

我們參加童子軍，

從嫩手做到女皇童軍，

我們參加皇家拯溺會，

我們參加聖約翰救傷隊，

我們仔細研讀聯邦傑克國旗，

在縱橫的米字圖案裏，

那一條線該寬，那一條線該細；

慢慢我們在母蚌唾液的滋潤下，

變成一顆顆晶瑩光澤的珍珠，

並且不時爲自己的身價而榮耀。

### 三、淚篇

在鮮紅的木棉樹下，

有一個黝黑的女郎彈着揚琴，

彷彿是阿比西尼亞的調子，

她邊琴邊歌，這般唱道：

自宅了。

這不是突然的事，他談生意時往往這樣。

林超羣的住宅，雖然並不很堂皇，確是相當的豪華。庭院的面積不小，景型極為幽雅。房子是雙層建築物，有歐式、美式、日式、本省式房間，還有子女的遊戲室、自修室、書房、大小客廳、儲藏室……。

強盜是晚上十點四十五分左右侵入的。黑布蒙面的兩個男人，一個扯斷電話，一個細綁佣人，用膠布貼住嘴吧；其次是林超羣夫婦；兒子在金門當兵；二樓住着讀高中的女兒，但她沒有發覺。

強盜搜索現款和外幣後，進入地下室，打開保險櫃，又撬開小手提箱，倒出鑽石，想裝進衣袋裏。這時，他無意中看見牆上有一隻碎花錦緞長袋，便取出袋裏的洞簫，把鑽石裝入錦袋中，他大概是怕散裝在衣袋中容易遺失。

兩人都默不吭聲。他倆將要離開走出房門時，警鈴突然響了起來。是唸高中的女兒按的，她有事找母親下樓來而發現出了事。電話線斷了，她返奔上樓，用分機撥一一〇盜警電話，接着又奔下樓來。

幸好巡邏的警員騎摩托車經過林家門口，他跳下車喝令強盜站住，迅速撲去，抱住一個，地點是林家外牆一角。

另一個強盜已趁機逃走，他發動摩托車騎上跑了。警員和強盜扭成一團，強盜來隙猛踢警員胯間的要害，掙脫了而逃進黑巷，警員追上去，已不見踪影。

警員立即回來，他離開搏鬥的現場不到三分鐘。

林家女孩站在自宅門前看見一切經過情形。

林超羣夫婦已經出現在大門口，這時警員也剛好跑了回來。他聽說強盜劫走現金和價值一千多萬元的鑽石裝入長袋子裏逃走，他就知道在搏鬥時，從強盜手中掉下來的就是它，於是到現場查看。

現場沒有袋子。

警員用對講機聯絡。

警笛急鳴，巡邏車開到，立刻緊急搜索，附近到處都找遍了，但是裝鑽石的錦袋卻沒有找到。

「據說所有東方的珍珠都來自眼淚，據說珠淚來自鮫人的夜泣，因為當年水居如魚，不廢機杼，如今自水中出，積日寶綃，寄寓人家。」

她邊彈邊泣，  
水與陸，國與家，  
民族感情與個人自由，  
沒有一種淒苦，  
苦得過寄人籬下。

破碎的山河，  
脆弱的名份，  
抉擇竟成了最奢侈的權利和要求！

絕對的抉擇，  
絕對的矛盾！  
絕對的珍珠，  
絕對的眼淚！

今天再也不會有遠古的神話，  
差遣傳說的英雄，  
馳着紅鬃烈馬，  
以力搏乾坤的勇毅，  
拯災黎於水火。  
今天的珍珠來自昨日的眼淚，  
昨日的眼淚乃是中國人民恒古的悲哀。

（原載：九十年代「港」一九八四年

二期 一一——一三頁）



警員向刑警證實；強盜沒有檢它。因為它沒有時間檢它，何況強盜好像不知道自己的衣袋被撕裂了。當警員離開的三分鐘，林女在門口楞看着，當時沒有人經過，看熱鬧的人，是巡邏車開到時，才圍攔過來的。

強盜不見了，鑽石也消失了。

這件案子相當奇怪！

王富雄抬起頭來，他的眼睛有點疲倦，一陣急雨鼓打着窗子。

大安區敦化南路××巷一八×號。

——這是林超羣的住宅。

大安區敦化南路××巷二六×號。

走出中央圖書館，王富雄僱車去敦化南路××巷，以車行的速度和目測，兩家之間隔着兩條弄堂，直線距離不到兩百公尺。

而富雄精神科診所距離這兩戶家人卻有好幾條街。

強盜在晚上十點四十五分侵入，大約五分鐘後警鈴響，假如搏鬥時間也有幾分鐘，那麼鑽石是十點五十幾分鐘左右掉落的。

這時，廖聖蓮回到隔着兩條小弄堂的家。第二天，也就是十月十五日，廖聖蓮看到雙手的十指變成蠕動的毒蛇龜殼花而狂叫——

產生龜殼花的關鍵性是，在路上盯着她的男生，還有跟踪者——

王富雄似乎也看到了十條小小的毒蛇。

為什麼不是別的蛇，而是極毒的龜殼花呢？

高中生物課本上有彩色插圖，蛇店的籠子裏也有。

龜殼花的幻覺在說明什麼？王富雄猜測廖聖蓮腦裏的黑暗的東西。

十月十四日晚上，廖聖蓮目擊了某種東西，那可能是強盜或鑽石。廖太太說，女兒在巷口下車，步行回家。根據報紙的記載，強盜逃走的方向卻與廖家成直角，她決沒有和強盜相遇的可能。

——但是廖聖蓮遇見了！

因此，迫害觀念終於產生龜殼花。產生幻覺的直接原因是陌生男生和跟踪者。由於她目擊強

陳美連

# 賣水果的老頭



鑲多深的綉紋能譜出

燦亮的一曲什麼樣的額頭能

瞭望不眠的風雨

午后

巷弄是聾的巷弄

日頭是慵懶的日頭

盜而駭怕被強盜襲擊，所以使她產生了幻覺。而龜殼花就是一種自虐的逃避。

高中時期，廖聖蓮曾罹患破爪病。病因起於自己懷疑自己偷竊金錢的自虐。歇斯底里性格的人容易犯迫害觀念。目擊某種東西因而駭怕被襲擊，就容易產生詭異幻象。

「會不會是廖聖蓮把鑽石……？」

王富雄嘟囔着，就像是夢囈似地嘟囔着。

「如果竟是這樣，龜殼花會……？」

因意識和恐懼而看見毒蛇。

——不管怎樣……。

這次一定要抓住機會。

一千多萬元的鑽石消失在黑暗中。

案發當時，因不應該不見的鑽石消失了，而傳開各種的謠言。會不會是搏鬥的警員撿着了？會不會是強盜黑吃黑？還是警員追捕行動不俐落？

甚至有種傳說，說是在演戲，根本一開始就沒有鑽石，這不過是林超羣夫婦爲了騙取理賠保險費而騙人的。

警方調查的結果，否定了這些謠言。果真是演戲，那警員看到那個掉落的袋子是什麼？此外，警員檢得的謠言，也因目擊者林小姐的證言而被否定了。

現場林宅石牆轉角處，附近有明亮的水銀路燈照着。

當時注視着的林小姐說沒有見過人影，而警員的證言，強盜並沒有撿起袋子。但，鑽石確在短短的三分鐘內消失了。

警方困惑地發表說，可能是強盜撿起來逃走了。而警員卻沒有看見他撿拾——

然而，消失的鑽石可能落入隔着兩條小弄堂的廖聖蓮的手中；或者她目擊了重大的事。

王富雄茫然地望着急降的豪雨。

兩天後，廖太太帶女兒來接受檢查。

王富雄早就等着她倆來。現在對王富雄來說，廖聖蓮不是病患，而是獵物。她是神秘的生物，腦中隱藏着遺失價值一千多萬元的鑽石的所在。

「嘿！現在覺得怎麼樣？」

橘子 蓮霧 蕃茄  
劃不破的寂空彷彿  
慈烏的咽啞  
走步地走步  
恰似  
拖犁的老牛  
鼻山露珠  
爬進  
頸間底蛇窟  
左鞋  
逐  
前程  
右鞋  
逃  
回首  
老頭啊

（原載：幼獅文艺〔台〕一九八四年  
六〇卷三六八期四五頁）

「謝謝，王大夫，你多費心！」廖太太說。

廖聖蓮沉默地站着，她仍然用駭怕的眼光看着王富雄，她的嘴唇乾乾的，捲起些小浮皮，她的視線是精神病患者特有的，帶有隔閡，不融洽的眼神，顯得冷淡而且陰鬱。這是奧地利分析學家佛洛伊德所謂的「性慾之壓抑」，因為發散不出來，所以聚積在腦子的深處。她不是沒有姿色，還可以算是美人兒。她強自壓抑自己的慾望，因此會幻想在麻醉分析中被醫師強暴！

「那麼，我要跟令媛好好談談，請妳離開一會兒。」

「藥物……?！」

「請放心，我不用藥物。」

廖太太帶着懇求的神情離開診察室。

「我不用鎮靜劑，可是必須讓妳進入催眠狀態。祇要妳肯合作，我就可以把那不吉祥的幻覺消除。」

廖聖蓮眼中不安的神色沒有消失，卻點了點頭。王富雄開始和她聊天。

他談起陳婷婷翩若驚鴻的溜冰美姿，是那樣的輕盈飄逸；他能够看出她的警戒心已慢慢緩和了。瞳孔中帶刺兒的眼神也消失了，看來好像放鬆了不少。只求消除可怕毒蛇的渴望，逐漸變成對王醫師的信賴。

然而，廖聖蓮不容易進入催眠狀態，她即將陷入催眠的深淵時，突然對王富雄投以冷漠、懷疑的視線。

王富雄急了。在這女孩潛意識中的東西，他只要做用藥物，她就可以簡單明瞭地說清楚。王富雄一面受到藥物分析的誘惑，一面耐心地反覆地做作催眠感應的誘導。

苦悶的結果，她的眼臉沉重下垂催眠來臨了，但沒有完全進入催眠狀態。她的眼臉在痙攣！白晳的指尖在顫抖。龜殼花從腦的巢穴中竄出來了。

「請妳合作！好嗎？現在我們來談談；妳第一次看見幻象的頭一天晚上，也就是十月十四日的事。毒蛇龜殼花出現以前，妳一定看到了什麼、感覺到什麼，請妳仔細地想一想。」

催眠和醉覺溶化在廖聖蓮的表情中。雖然不是完全催眠狀態，但仍然有效。她的回答像是在黑暗中找針那樣的不可靠。

「房間，有人把房間——」

## 距離

• 杜國清 •

轉進小巷

在一段距離之前

那背影

那身姿

那步態

啊 是她

瞬間躊躇之後

既不能追上前去

只好跟在後面

爲自己 保持一段

美的距離

「房間怎麼啦？」

「有人把，有人把——」蒼白的面頰浮出苦悶的神色。

「是不是有人破壞房間？」

她沒有回答，臉上抽搐了一下，乾嘴唇微微一動。

廖聖蓮回家以前，廖太太翻找過東西。廖聖蓮以爲是跟踪者所爲！果然這個女孩把鑽石……

「那麼，問妳一些別的，前一天晚上很晚時妳搭朋友的車回家，是不是？」  
「是。」

「那時候妳看到了一樣東西，而妳看到的東西就留在妳的心裏，就變成龜殼花了。告訴我：妳看到了什麼？只要把它說出來，妳就不會再看到毒蛇了。」王富雄像詛咒似的低聲說。

「……。」

「快！回答呀！妳看到了什麼東西？」

「貓、貓咪——」

「貓？」王富雄憤怒地說：「不是貓。妳一定看到別的東西，所以妳感覺跟踪的人——」她突然閉嘴，不能對她暗示；這樣，可靠性微乎其微，一定要讓她來溶解冰凍的記憶。

「狗，狗——」

眼臉又微微痙攣了。

「不是狗、不是狗，也不是貓，是其它的東西。妳不說的話，十指尖上又會出現十條蛇！」由於過份焦急，王富雄用尖銳的語氣把潛伏在廖聖蓮心中的關鍵說了出來。

廖聖蓮睜大了眼睛，她看見王醫師上身彎下來，面部靠近她。她就狠狠地擱他一記耳光，同時尖聲大叫！

廖太太慌張地推門進來。

「親嘴！這個醫生親我的嘴！」

廖聖蓮陡地起立，用指尖指着王富雄醫師。

「冷靜、冷靜，阿蓮。」廖太太按住她的雙肩。

「這是一場誤會，廖太太。妳也看得出來，我沒有用藥，門也沒有上鎖，何況妳在外面，我

這條小巷 因此  
竟成御園的幽徑  
其他行人 門牆 電線桿  
只是點綴的假景而已  
一隻蝴蝶 殉美的憂魂  
穿隨而去

走出巷子  
前面馬路已亮起紅燈  
驚醒於早來的夏日  
目送着她 在對岸

那步態  
那身姿  
那背影  
在我凝視的距離之外  
踏着鐘聲 步入  
杜鵑盛開的花園……

怎麼會做出那種事？」王富雄撫摸着面頰，苦笑了。他雖然面露笑，暗中卻在耽心，她母女倆會不會去找別的精神科大夫？

「冷靜下來，阿蓮。」廖太太歉疚地說：「我明白。她太敏感了，非常對不起。」

「請不要客氣，因為工作上的關係，這種事我已經習慣了。」

王富雄雖然付之一笑，心裏卻在痛罵他的病人——混帳女孩！誰要親歇斯底里女人的嘴？！

「真是很對不起，她太激動了；我看今天就到此為止吧；我這就帶她回家，改天再來請你診察吧。」

廖夫人微微躬身，臉上的皺紋好像突然多了。

「等一等——」王富雄有點慌張；「後天準時來，快見療效了，如果拖延時間，病情會更加惡化！」

「是，王大夫。我準時陪她來，因為我們全靠你！」

廖太太和她的女兒走了。

唉！王富雄嘆了一口氣，真危險！要是她改請別的精神科醫師，值一千多萬元的鑽石可能落入別人的手裏，那怎麼得了！

但，她倆真不會去看別的精神科醫生嗎？王富雄認為不會。要是這樣作，不就等於宣傳女兒精神不正常嗎？他想起了廖太太臉上的皺紋，就想到她倆不會不來。

「無論如何……。」

王富雄嘟囔着。這是陰鬱的嘀咕，是有理由的。

在他的記憶中，吳虔是去年年底第一次來診所的，他操四川口音，卻說自己是湖南人，年紀五十七歲，是個瘦小而其貌不揚的傢伙。

吳虔來診所的一個月前，大安區淨慈寺供奉的純金佛像被人偷走了。佛像高約二十八公分，額心鑲着鑽石。這是從里斯蘭卡請來的，價值不菲，而且極為靈驗。

外傳淨慈寺的誦經團團員，都是狂熱的信徒，甚至還有人說：他們已經走火入魔，妄想白白飛昇！清晨和晚上的修行很熱鬧。大雄寶殿的四周是兩百多坪的庭院，工友抱怨說：就因為一早一晚的噪音，花草樹木的成長受到影響。因此，不斷有人埋怨。誦經團方面對於個人的怨懟，說是將來會有報應。對於警方管區的勸導，就以宗教信仰自由作擋箭牌；至於鄰里的不滿，使用公

# 在彩虹的

## 這一邊

· 夏 維 ·

讓滴滴答答的雨點不斷打在

打在全世界的屋脊和屋簷

讓每一根枯黑的枝極

仰望一片潮溼的、灰白的天空

讓鳥雀停止歌唱，蝴蝶不再飛舞

在每一座光禿的花園

讓所有的草原化為泥濘

在一個泥濘不堪的春天

讓我們手牽着手

穿過燦爛的七色的拱門

讓南方的森林着火

讓北方的大海結冰

讓我們手牽着手

穿過燦爛的七色的拱門

到達彩虹的另一邊

益活動來抵消。

佛像失竊，警方雖然已經在偵辦，卻查不出任何線索。一般人認為這是監守自盜，可是卻沒有積極證據；所以案子一直未破，成爲懸案了。

吳虔是誦經團的會計，他的太太是熱心的信徒。

年底的某一天，吳虔發瘋了。他跳到寺後的蓮池中，他覺得自己是在洗三溫暖。後來他被帶回家，他的親人送他到富雄精神科診所來。當時，吳虔是正常的；王富雄醫師卻認爲他顯示了精神分裂症的初期症狀。

複診時，是利用麻醉藥品進行分析。

吳虔說出令人不敢相信的內幕！他詳細敘述，包括他太太在內的十幾個有夫之婦，被誦經團的女主持誘惑，弄得家庭幾乎破碎！最後他說：他爲了報復，偷走了純金佛像。

——純金佛像！

王富雄的心裏燃起了黑色的火焰。

王富雄厭惡由「利比多」（情結）擴展成的秘密變態行爲；依他看來，誦經團女主持和那十幾個婦女，都是不正常的執拗集團；他偷走佛像，毫無自咎之意。

入冬以來，富雄精神科診所，生意蕭條，一籌莫展，所謂「但願人皆健；何妨我獨貧」，王富雄可沒有這種恬淡的襟懷。

吳虔說，他把佛像埋在社區小公園內一張鐵靠椅下面。這社區小公園在何處？奇怪的是，麻醉分析無法使吳虔開口。吳虔徘徊在正常與異常之間，他偷竊佛像時是異常狀態，詳細地址在正常狀態時不會出現在意識上。這是王富雄的判斷。

王富雄查閱分區地圖，各行政區的社區公園不少。他仔細考慮了吳虔的行動半徑之後，挑選了兩處。一處在輻輳頻繁的路邊，可是小公園內是水泥鑄就的靠椅；另外一處是在寧靜的住宅區內，白天有小孩們在那兒盪鞦韆、跳繩、玩滑板、擲飛盤，鐵長椅不是光滑的水泥地，人工假山上有庭涼亭，還有幾十座高高低低、大大小小的木頭型的，供兒童爬着玩的圓樁，中間有庭日規臺，周圍有四座鐵枝長靠椅。

王富雄撥開落落一看，黯黃土留着許久以前有人挖過的痕跡。他覺得心臟微痛，這不是罪惡感，而是興奮所致。

讓無知的泥濘愈陷愈深

讓惡意的黑夜浩浩前進

讓怯懦的靈魂像封閉的房間

永遠呼吸着夭折的欲望

讓不知感激的心像荒蕪的世界

不能察覺春天的來臨

讓自憐在眼淚中呼救

讓自私在孤獨中垂死

讓我們手牽着手

穿過燦爛的七色的拱門

到達彩虹的另一邊

到達彩虹的另一邊

讓壁爐裏的火

終於熄滅，最後的柴薪

化爲灰燼

讓屋子裏的人，焦慮地

坐立行走，顫抖着

等待着。等待着

更寒冷的

黑夜

讓我們手牽着手

穿過燦爛的七色的拱門

到達彩虹的另一邊

因爲欠債而不斷發生口角之後，太太帶孩子回娘家去了，現在只要有一千萬元，就可以清理債務，整理信用，結束診所，重新到大醫院上班。

王富雄覺得自己非常幸運，選擇精神分析醫師這種職業。依靠藥物能够窺見別人的內心深處，就業時的宣誓，和醫師道德早就被黑色火焰燒掉了。

深夜，王富雄帶園藝用的鐵鍬到小公園去。寒風在樹叢間嚎啕，他踩着落落，沙沙地響，繞過高高矮矮的塑膠椿，走近那把鐵靠椅。這黑夜的星星冰凍了。

「喂！」

挖土的王富雄，驚跳起來。有人在黑暗中低叱。

「喂，賊！」

繞過塑膠椿的黑影，啐罵着逼近。王富雄從黑影和聲音，知道他是吳虔。他那粗野而低啞的嗓音，吳虔發瘋了，王富雄心想。他是到這裏來守護他所埋藏的佛像。

吳虔撲過來，王富雄抗拒，他倆扭成一團，吳虔持小刀劃過，王富雄側身閃開了，一把搶牢他右腕關節，左手奪下刀子！

「滾——」吳虔悶哼。

王富雄搶過來的小刀，插進吳虔的胸口，他倒下了！

王富雄並不驚慌，可能因爲他覺得屍體被黑暗稀釋了。他屏住呼吸，注意傾聽，他只聽到風聲和隱隱的行車聲，他開始挖佛像。殺了人，不找佛像就逃走，太不值得了。

——沒有！

不久之後，王富雄茫然了。他一直挖下去，結果出現的是一尊木雕佛像，他覺得全身的力氣都消失了。

——妄想……！

王富雄立發覺，吳虔是宗教性精神病患者，純金佛像的竊盜只是他的妄想。他坐在鐵椅上，想應合着寒風大笑一番。

王富雄慢慢站起來，把吳虔胸前的小刀拔出來，把屍體和佛像一起埋在坑裏。他正要掩土時，想到小刀上留下了指紋，陡地覺得恐懼與寒冷，他把小刀放進袋裏，把坪填平，再蓋上韓國草皮，他一直耗到破曉，察看沒有任何破綻，才悄悄地溜回去洗澡換衣服，然後掛出「公休」牌子

讓滂沱的雨點像不斷的鼓聲  
像瘟疫迅速包圍並且攻陷  
一座城市，兩座城市，三座  
四座癱瘓無力的城市……  
讓每一扇門窗緊閉，每一條街道  
破敗、荒涼

（原載：中外文學月刊〔台〕一九八四年  
一二卷一〇期六〇——六二頁）

，倒在牀上，蒙頭大睡。

四天後，警察來了。

他說他名叫古萍飄，是將近五十歲的溫和刑警。他身後磨沙玻璃門上，有個瘦小人影。王富雄心裏一沉。

古萍飄詢問被害人吳虔的精神分析內容？

「抱歉！無可奉告。」

王富雄冷淡地拒絕了刑警的提問。

他說：「麻醉分析不能用在司法上；關於這一點，我想我不必引用條文吧！」

「是，是。不過——」古刑警皺眉苦笑了，他說：「請你幫幫忙好不？好不瞞你說，我只知道被害人是被自己帶在身上的小刀刺死，因為木刀鞘還在他身上。但凶器找不到，被害的動機也沒有，而且是在深夜裏遇害，如果能知道麻醉分析的內容……？」

「凡是侵害到受治者隱私的事，醫師絕不能說；即使是患者死了。搜查兇嫌是你們的事，不要打分析報告的主意！」

「說的也是啊……。」

姓古的刑警死了心，他豎起大衣領子，點點頭，彎着背脊走出去。門外那個影子也消失了。

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廖太太和她的女兒都沒有來。

王富雄焦慮萬分。是不是那個歇斯底里的女孩堅持要換醫生？

第四天也沒有來。

第五天也——

第五天下午，王富雄不知如何是好，外文醫刊也看不下去，便打電話去問。醫生，尤其是生意蕭條的醫生，打電話催促病患來診所，是件不光榮的事。但，四天的不安與焦躁，使他顧不得顏面了。

打了好幾次電話，都沒有人接。

——果然去找別的分析醫師了！

王富雄有氣無力地坐在診察室中，因絕望與憤怒而手心的紅潤消失了。假如她找別的精神科醫師，因而讓警方發現鑽石——我要詛咒她，不但是雙手手指，而且要像西洋惡魔一樣，每一根

## 天末懷人

魏子珍

一

騎驢橫笛少年時，北國風光有夢知。  
烏鵲南飛一萬里，難憑紅葉寄相思。

二

望魯亭高雙鳳飛，「前川」花發柳成圍。  
江山嫵媚人情好，白髮天涯胡不歸？

三

三度分金感舊恩，謫仙豈是蓬蒿人。  
百年身世千秋業，應有光華入汗青。

四

琴台人去夢成灰，雁斷衡陽去不回。  
知否漢皋江上月，有人倚闥望兒歸？

五

夜闌銀燭照紅妝，不是邯鄲夢一場。  
哭罷長城哭南海，為誰浪迹走他鄉？

六

小艇吳娘蕩漾搖，君歌時調我吹簫。  
西湖記得輕狂客，幾時歸看浙江潮？

七

「王曲」論文幾變遷，塵埃舊事已如烟。  
聞君尚握生花筆，應寫金甌萬萬年。



頭髮都是龜殼花，讓她意識到跟踪者，讓她看到隱形的威脅者，使她的病情惡化，瘋狂而死！

王富雄觀察到熠熠發光的鑽石在一個神經失常者的黑暗腦袋裏。這是類似十條龜殼花的幻象，令人不寒而慄！

——眼巴巴看着鑽石……！

憤怒和自嘲的深淵裏，浮現吳虔的屍體。絕對不可以再發生同樣的結果！

他走出診察室，候診室，來到院子裏。

大約二十坪的院子裏，在強烈的陽光下，懨懨地毫無生氣。院子的角落裏有一棵木樨，樹根下埋藏着殺死吳虔的小刀。

案發已半年多了。所謂「今天的新聞，就是明天的歷史」，案子不了了之。當時來訪的刑警是甚麼樣子，現在已經忘記了；他知道，自己沒有任何可疑的地方。

吳虔，哼——他嘟囔着，那件兇殺是精神科醫師的過失。他沒有識破宗教性精神病患者的妄想；想到這一點，他就厭惡他自己。他甚至想，蕭楓教授把他趕出大學的真正理由，是不是因為他無能？他覺得他的人生觀開始發生混淆錯亂。

從廖聖蓮的蛇想到鑽石，這是爲了脫離錯亂的人生而產生的妄想也說不定。仔細想來，僅僅在三分鐘內鑽石消失了，不可能出現在隔着兩條小弄堂的廖聖蓮面前，何況強盜逃走的方向完全相反。

王富雄呆呆地看着木樨。

有人在身後細語——

「啊！是，是妳？！」

廖太太和廖聖蓮站在那裏。

「對不起，王大夫。」廖太太說：「回鄉下一趟，這次暴雨……；唉，真沒辦法。」

廖聖蓮捧着包製得很好看的禮盒。

王富雄請母女倆到診察室，降溫的血液又熱了。

「啊！這場雨，真凶險，報上說是幾十年來的第一次；南部農作物都泡湯了，嘖嘖！」他言不由衷地說，馬上話鋒一轉：「呃，病況好一點了嗎？」

「謝謝，沒有發作。」

八

也曾仗劍共遨遊，豪傑關山壯故丘。  
投老豪情莫消歇，海潮北望是神州。

九

民謠歌謠二十年，搜羅曾費積三千。  
人民史是連城壁，魚入深淵有洞天。

十

雪嫩油鷄板鴨香，鼓樓煮酒未能忘。  
烏衣門巷俱塵土，喜看飛橋過大江。

十一

聲名書畫滿人寰，讀君遺墨淚汎漣。  
史公才調文公操，故國情深拜兩賢。

十二

少年遊子白頭回，清淚浦江共舉杯。  
爲道通人心事惡，所需藥物是「青歸」。

編者按：周棄子是台灣著名詩人，於抑鬱中死去。這裏轉載的是《聯合文學》第一、二期發表的詩。

## 詩人之逝

台灣 洛英

昨夜一場秋雨  
晨起驟聞一位詩人死去  
聽說他的愁絲亦如蠶絲  
春也不盡  
秋也不盡